

# 大道

## 人文大家 融媒报道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  
记者 张杰 雷蕴含 何宏杰 北京报道

中国当代作家中，宗璞是风格极其显著的一位。她有着非同一般的书香家世——父亲是哲学家冯友兰，母亲任载坤是辛亥革命先辈任芝铭之女，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知识女性，叔叔是地质学家、“丹霞地貌”命名者冯景兰，姑母是“五四”时期与冰心齐名的作家、古典文学专家冯沅君。

10月底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“大道”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前往北京，在宗璞家中与她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。

虽然今年已96岁高龄，但宗璞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，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。她笑声朗朗，面色红润，散发出和她作品中一样的蓬勃生命力。她说：“生活在我眼里一直很有意思，我也找不出不热爱生活的理由。就算遇到困难，还是有解决的办法，生活嘛，都是很可爱的。”

## A | 书香世家

### 滋养出“兰气息，玉精神”

宗璞幼年成长于清华园，少年时代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，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。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云集的环境里，她得到过富有才华学识和家国情怀的父辈师长的照拂。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家学渊源，又深谙西方经典文学精髓，使得她的学识修养系统而全面。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人文思想，在她的作品中交汇形成了清渭玉絮、风光霁月的艺术气质和格调。这种格调被评论家李子云概括为“兰气息，玉精神”，并得到广泛认同。

很多读者知道宗璞，主要是通过她的散文。尤其是那篇登上中学语文教科书的《紫藤萝瀑布》，文笔清丽，散发着生命力和希望之光，让很多中学生首次知道“宗璞”这个名字，并记忆深刻。实际上，宗璞的创作体裁多样，除了散文，还有中短篇小说、童话、诗歌、翻译、长篇小说。尤其是她的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，在文学界广受赞誉。

7月27日，刚过完96岁生日的宗璞，坐着轮椅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卷本《宗璞文集》出版座谈会。发言中她感慨时间流逝之快，“80年，路好像很长，又好像很短，一下子就到了现在。”



宗璞怀抱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赠送的大熊猫玩偶。



受访者供图

## 人物名片

宗璞，原名冯钟璞，1928年出生于北京，原籍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她少年时期就开始文学写作，《三松堂断忆》《哭小弟》《紫藤萝瀑布》《丁香结》等散文流传广泛。《紫藤萝瀑布》被选入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七年级语文下册。小说《弦上的梦》获（1978年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三生石》获（1977-1980年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2018年完成近百万字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四卷，谱写了一部抗日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。其中第二卷《东藏记》于2005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

# 96岁作家宗璞「口授」近百万字小说：

# 困难终会克服，生活多是可爱



宗璞(右)与父亲冯友兰(翻拍自《宗璞散文》)。



童年时期的宗璞(翻拍自《宗璞散文》)。

## B | 潜心创作

### 几近失明“口授”近百万字小说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冯友兰随任教的清华大学南迁，先到长沙又转昆明。宗璞四姊妹随母亲经越南辗转回到昆明。宗璞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，先后在南菁小学、西南联大附中念书，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，书写这段难忘的历程，讲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和精神世界，成为她一生的使命。

在父亲冯友兰生病期间，宗璞一人身兼数职，她戏称自己是父亲的“秘书管家兼门房，医生护士带跑堂”。她几乎只能在业余、病余、事余进行“业余”创作，自嘲“三余作家”。1985年，宗璞在照顾父亲的间隙，开始《野葫芦引》第一卷《南渡记》的创作。从1985年到2018年，历时33年，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《野葫芦引》。该书一共四卷，分别为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《西征记》《北归记》，以文补史，以文证史，堪称一部战争背景下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。

令人敬佩的是，这部大作是宗璞在垂暮之年克服种种病痛完成的。2000年，第二卷《东藏记》写作开始不久，宗璞的视网膜脱落，经过手术虽未完全失明，但视力极其微弱。加上左手麻木痉挛，脑供血不足时常头晕目眩，她已无法阅读和写字，只能像父亲晚年那样，用“口授”的方式写作：请助手记录下来，再反复修改打磨，直到满意为止。四卷《野葫芦引》中的后三卷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。

在写作第四卷《北归记》时，宗璞因突发脑溢血，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，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更遑论写作。然而，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，逐渐恢复了正常，找回了弥足珍贵的记忆。

宗璞说，她之所以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完成这部书，是因为“要对得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”。

## C | 父女情深

### “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，你也会”

1980年，已至耄耋之年的冯友兰决定重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几近失明失聪的他只能“口授”，由助手记录下来，帮助查对引文等，最终耗时10年，完成了这部7卷本、近150万字的巨著。

1957年，宗璞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小说《红豆》，这部描写爱情、带着忧伤的小说，一时在全国引起轰动。冯友兰当时写了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(其三〇二)》勉励女儿，“虽然大器晚年成，卓荦全凭弱冠争。多识前言蓄其德，莫抛心力育才名。”上世纪60年代初，宗璞因病常住家中，每当傍晚，她常常和父母去颐和园昆明湖泛舟，览尽落日的绮辉。若干年后，一位当时的大学生告诉宗璞，那时常常看见冯先生一家坐在船在彩霞中漂荡，觉得“真如神仙中人”。

2000年，宗璞的眼睛做了3次手术，失明的恐惧笼罩着她。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：“一个夜晚，我披衣坐在床上，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不幸，我不会死，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。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，他坐在轮椅上，一手拈须，面带微笑，那是父亲。‘不要怕，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，你也会的。’我的心听见他在说。此后，我几次感觉到父亲。他有时坐在轮椅上，有时坐在书房里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，手杖敲击地板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他不再说话，可是每次我想到他，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。”

## D | 乐观精神

### 音乐和文学是救赎

宗璞从小体弱多病，大大小小做过十几次手术，晚年更是疾病缠身，行动受限、视力微弱。但那股蓬勃昂扬的生命力，始终不曾被掩盖。或许受父亲一生所投注的儒家精神影响，她性格质朴，生活态度乐观坚韧。面对病痛和人生的挫折，她从未消沉，无论何时，笔端流淌的永远是阳光与希望。

宗璞那篇著名的散文《紫藤萝瀑布》就写于弟弟冯钟越病重期间。虽然她当时心情无比悲伤，但笔下那开得恣意风流、绚丽灿烂的紫藤萝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力量。

除了文学，宗璞还是一名音乐爱好者。音乐和文学给了她力量，然而，更具体的帮助还是人，她的文友。有一阵子，宗璞需要在医院接受物理治疗，她感觉自己“成为物件”，心情难免低沉。此时，两盘莫扎特音乐的磁带，成了她亲密的朋友，使她忘记种种不适，忘记孤独，甚至觉得斗室中天地很宽。

宗璞也听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肖邦、勃拉姆斯的音乐，但最喜欢莫扎特。“莫扎特的音乐可以说是超越了人间的痛苦和烦恼，给人的是几乎透明的纯净，充满了灵气和仙气，用欢乐、快乐的字眼不足以表达……他把人间的苦难踏在脚下，用音乐的甘露润泽着所有病痛的身躯和病痛的心灵。他的音乐是真正的‘上界的语言’。”她说。

## 对话

## 冯友兰之女宗璞： 我在四川有很多朋友 最好的朋友是苏东坡

采访持续了近两个小时。年近百岁的宗璞视力微弱，只能“耳读”（请周围人读给她听）。因听力也欠佳，还要戴上助听器，说话人凑近她耳边大声说才听得清。尽管坐在轮椅上，左边身体也不灵便，但她头脑清晰，笑容明朗，面色红润，散发出顽强的生命力。

得知记者到访，宗璞特意选了一套紫色唐装，神采奕奕。谈到自己喜欢的苏东坡，她兴致盎然。她说苏东坡是个全才，他在多地当官爱民如子，在有限条件下依然坚持发挥作用，为民办实事等。她曾很想写一部以苏东坡为题的文学作品，“我想过把东坡当‘五日太守’为当地百姓做好事的事情写成小说，也曾想过为苏东坡的爱妾朝云写一个剧本。只可惜未能付诸行动，都不了了之。如今我年龄大了，体力、精力都不允许了。”

记者：您的不少散文入选了中学课本或者高考试卷，读起来很有生命的活力。您虽然也遭遇过艰难困苦，但却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此有何经验？

宗璞：我也会有感到沮丧、灰心的时刻，但我总会告诉自己，希望就在自己手里攥着。我相信，只要有信念，总会有希望，但前提是您的意志不能垮掉。苏东坡这个人真是说不尽的。我有一个建议，灰心失意时，不妨读一读苏东坡的文章。虽然他也写过

感伤的作品，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充满希望的。我在四川有很多朋友，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苏东坡。在我困惑时，读苏东坡的文章给我带来过很大的精神帮助。苏东坡一生遇到很多挫折和至暗时刻，他的作品里也写过了自己的伤心，但整体来说，其人其文给人带来更多的还是希望。

记者：2007年，您拖着病体去河南辉县瞻仰三苏坟墓。为什么这么喜欢苏东坡？

宗璞：我喜欢苏东坡，主要是喜欢这个人。我最欣赏苏东坡。他的遭遇特别令人同情，多次被贬，去过很多偏远的地方，但无论身处什么逆境都没有怨言，一直在为老百姓办实事。他被贬到很远的地方，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但都没有被打垮。苏东坡真是了不起。他一生到很多地方去了，给当地百姓解决了很多现实民生问题，比如他被贬到黄州，努力改变溺婴的社会问题；他在登州只做了5天太守，就向宋神宗上书两封，解决了困扰当地百姓的盐税问题，加强了当地海防建设……我曾到惠州专门去看了一下朝云的墓，墓前是苏东坡为她建的六如亭。苏东坡这个人真是说不尽的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雷蕴含 何宏杰 北京报道

## 手记

## 典雅、含蓄、淡泊、温暖 宗璞先生文如其人



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和宗璞合影。

“张杰是男生还是女生？”我们还没有走进屋子，就听见宗璞先生的声音从客厅里传出。她今年96岁，满头银发，坐在轮椅上，脸上带着微笑，迎接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的到来。得知记者从四川来，她幽默地称，“苏东坡是我的四川好友。他是我最喜欢的古代文人。我父亲也非常喜欢苏东坡。”

宗璞先生住在远离北京市区的一处住宅小区，这里幽静安宁。客厅的落地窗视野开阔，窗外有她喜欢的多种花树。她说，春天的时候，花开得非常灿

烂。宗璞经常在散文中写花，比如丁香、二月兰、藤萝、玉簪等。它们不富贵，不娇着，不夺人耳目，但却有一份清白、高雅、坦诚、温馨，一种坚实的生命力。宗璞善于从这些普通的植物生命中，提炼出充盈其间的活泼力量。

在冯友兰晚年，宗璞成为父亲生活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从家中陈设的几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她对父亲的深情。客厅桌子上最显眼位置摆着3张冯友兰先生的照片，更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副书法对联：“高山流水诗千首，明月清风酒一船。”这是冯友兰80多岁时，为砥砺爱女宗璞所手书。字有点歪，宗璞在文章中戏称它为“斜联”。

北京深秋傍晚的阳光照进室内，一片平和静谧。典雅、含蓄、淡泊、温暖，这是身处宗璞家中，我最大的感觉。而这些特点也完全符合她的写作风格。文如其人，家风与文风，高度一致了。

从宗璞先生家中出来，我们都感到自己的心被深深润泽了，犹有一股活水涌流。

我们回川后致电宗璞先生，对她接受采访表示感谢，并就稿件涉及的一些细节问题向她核实。沟通完稿件相关事宜后，宗璞先生说：“谢谢你们送我的大熊猫玩偶，我很喜欢。我把它放在桌子上，看着它，好像它也在看着我似的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雷蕴含 何宏杰  
本版图片除受访者提供外，均由本报记者拍摄